

商海弄潮

冬天对大人们来说,也许并不是特别喜欢的季节。因为一到冬天,他们就要忙碌着准备柴米过冬。而对孩子们而言,冬天却是最快乐的季节。

记忆中的童年,冬天总是与雪相伴。每遇下雪时,我们根本坐不住,更不怕冷。三五五个小伙伴,不顾大人的呵斥,喜欢跑到雪地里,一边把厚厚的积雪蹬得吱吱作响,一边嘻嘻哈哈地打雪仗,滚雪球。这边的女孩子雪球还没滚大,那边的男孩子已经雪球乱飞,惊得女孩子大叫起来。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大家都玩得满头大汗。回到家里,免不了被父母一顿唠叨。

记得有一年冬天,接连几天雪花飘舞,屋外的积雪越积越厚,人只能呆在屋里,围着火炉取暖。我比较好奇,耐不住性子闷在屋里,总想往屋外跑。母亲知道拦不住我,却又舍不得我脚上棉鞋弄脏弄湿,便逼着父亲用树杈子为我做滑板,我双脚踩着滑板在雪地上撒欢,结果被摔得前仰后翻,弄得满身狼藉。回家后,父亲见我头发如乱草,便硬押着一直不肯理发的我,到村里蒋师傅那里去理发。

蒋师傅是当地有名的理发师。他连哄带骗的把我按在板凳上后,围上脏兮兮的白兜布,嘴里嘟囔着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那时的我只有十来岁,剃头推子在脖子上根上嘎吱嘎吱时,浑身痒痒的,脖子直往下缩。蒋师傅一手使劲按住我头顶,不让我晃动,一手不紧不慢地捏着推剪。父亲见我一副皱眉头缩头的受罪样子,便催促蒋师傅简单剃两下就行了。蒋师傅一副不紧不慢的姿态,他自言自语道:“马虎不得,我的手艺要保证,不能让人说闲话,说我半吊子手艺。”

我理发时,比我小两岁的蒋师傅的女儿蒋大容,我们都喊她容儿,咯咯嘎嘎地嬉笑着说:“胆小鬼,剃头还怕呢!”听她这么说,我非常恼恨她。

有一天,也是大雪覆盖。我叔叔帮我用树杈子捆扎,做了个大雪橇。我和几个小伙伴满雪地里拉来推去的,玩得忘了吃饭。容儿跟着我们我也想坐雪橇,但大家都不肯带



记得那年雪花飘

罗昭伦(重庆)

她玩。直到她偷了家里的柿子饼分给我们吃后,大家才欣然同意带她玩。这柿子饼对那时的农村孩子来说,可是个稀罕物啊!

我们几个小伙伴,当然还希望吃到容儿家的零食,但容儿就是不肯再偷出来给我们尝尝了,说她妈妈知道了会打死她的。她妈妈是个性格开朗,而且泼辣的女人,黑乎乎的脸横肉,我们见了都有些害怕她。容儿说,除非我们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和她交换,否则,她不再偷家里的柿子饼、桃酥之类的零食给我们吃了。

该拿什么和容儿交换呢?家里的烟红薯她也不稀罕。我们食欲旺盛,馋虫难驱。于是,我鼓动小我两岁的小伙伴,陪我一起去偷拔生产队雪地里的小萝卜,以此来和容儿交换美食。那天也是下雪,我俩悄悄在雪地里一脚深一脚浅的,跌跌撞撞跑到白雪覆盖的小萝卜地里,我望风,小伙伴趴在雪中拼命拔了一大捧,连叶子带泥巴地捧着猫在容儿家屋后,悄悄叫她出来,换到了一块柿子饼和三块桃酥。我让小同伴咬了一小口柿子饼,给了他一块桃酥,其余的我一人独享了。小伙伴一口吞了,瞪着一双大眼瞪着我,我不得不又掰了点柿子饼给他。现在想起来,当年的美味和继后的糗事,仍然记忆犹新。

柿子饼和桃酥的味道是诱人的,同时也招来了小小的厄运。

村里的光棍廖三毛,时常有事没事地往蒋师傅家里钻,也不剃头刮胡子,一呆就是大半天。时间一长,周围便传开了闲言碎语,说廖三毛和蒋师傅老婆有暧昧关系。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廖三毛也总喜欢围着蒋师傅老婆转,一旦遇上重活累活什么的,他都殷勤地帮蒋师傅老婆招待着。在农村,男女关系就这么敏感,大家也搞不清两人到底有没有关系,反正大家就这么心照不宣地戏传着,当作饭后茶余的谈资子寻开心。这事蒋师傅自然有所耳闻,但也不见他有何偏激反应。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干地劳动,给人剃头,这也许跟他懦弱的性子脾气有关吧!

有一天,廖三毛又窜到蒋师傅家来玩,见到饭桌上有一盆红艳艳的小萝卜,便不客气地抓起筷子吃了一大口。在称赞味道好的同时,问这大雪封门的鬼天气,哪里讨来的小萝卜?容儿嘴快,一下子道出了这胡萝卜的来历,说是我母亲给的。这下好了!廖三毛回头便报告了生产队长,队长追上门来问清详情后,便跑到我家来,凶巴巴地朝我父母一顿发火,我父母戴着脸一个劲地赔不是,队长一通恼火后,便摔门走了。当时屋外正刮着大风,飘着碎雪花,冷风夹着雪花呼呼地刮进大门直往屋里钻。父亲拎起扁担咣咣地抡向我的屁股,母亲急忙拦着,我双手捂着屁股哭着跑开,麻溜地钻进床板底下。每次

犯了错,父亲发火打我时,我总是吓得钻床底,这样父亲就打不着我了,后来我弟弟也学会了这一避难招数。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父亲要是真狠心打我们,这浅浅的床板底下,又怎么能遮挡得了棍棒?不过,父亲当时怒火头上的扁担,打得我屁股倒是痛了好几天。

这之后,我很容儿是个叛徒,因为她出卖了我,我下决心再也不理她了。后来,容儿被她爷爷接到城里念书了,只有礼拜天才回来一次。没事的时候,她跑来找我玩时,我不理她,并骂她妈妈是个不要脸的女人。我的抵触情绪,时常招来父母的一顿呵责,责怪我越大越不懂事了。

后来,我也上学读书了。上学用的书包,是破花布书包。我不肯背,父母又舍不得花钱帮我买一个当时男孩子最喜欢的军绿帆布书包。刚巧父亲到蒋师傅那里剃头,闲聊之中,蒋师傅拿出家里一只崭新的军绿书包,说是容儿上学时买的。女孩子家不喜欢这颜色款式的书包,她爷爷重新帮她买了个花布书包,这书包就送给我用了。父亲客气推辞不过,便喜滋滋地拿回来给了我,并说书包里面还有一个铁皮铅笔盒子。我当然十分高兴,之后也不再记恨容儿了。

若干年后,蒋师傅一家搬到了城里,从此就没有再见到过容儿了。只听父亲提起过一回,父亲说,在大街上见到过蒋师傅。寒暄之余,一时也想不起问这问那的。只知道蒋师傅先是进了家国管理发店,后来又在自己家里开了个剃头店,帮街坊邻居的老头老太们剪剪头,刮刮胡子,掏掏耳朵。他老婆还是那么的强悍强势,动不动就和客人吵架,闹别扭。蒋师傅的背也驼了,一副“妻(气)管炎”状态下的孱弱形象,让人油然而生怜悯。父亲曾经送过两回红苕给他,他在感谢之余,也不免和父亲长吁短叹一番。容儿后来去了卫校,在城里医院上班。我曾经试着想去看看她,最终还是一次也没去。

时光荏苒,岁月轮回。家乡的冬天,年年都会或多或少下的点雪。但我总觉得,还是童年的冬天,雪下得大,下得勤,尤其是下雪时那白茫茫的乡村,总是那么纯净,那么一览无余。

问花解语

寻找花朵背后的趣味故事(十九)

梅花作为我国的十大名花之首,“四君子”里有它,“岁寒三友”里也有它。清客是它,雪美人还是它。南朝的江总《梅花落》:“腊月正月早迎春,众花未发梅花新。在众芳零落独妍的季节,它傲然独立,剪雪裁冰,幽香盈动。梅花与冬季又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

九九消寒图

过完冬至,就到了一年最冷的时候,数九寒天。小时候,常听爷爷奶奶念叨,“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六十三,皮袖褂脱给狗儿穿……”

数九,又称冬九九,是中国民间一种计算寒天与春暖花开日期的方法。数九是从二十四节气“冬至”逢壬日开始算起,每九天算一“九”,依此类推。一般“三九”是一年中最冷的时段。当数到九个“九天”(九九八十一),便春深日暖,万物生机盎然,是春耕的时候了。

《九九消寒图》出自明刘侗《帝京景物略》: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就是从冬至这天起,画一枝素梅,枝上画梅花九朵,每朵梅花九个花瓣,共八十一瓣,代表“数九天”的八十一日,每朵花代表一个“九”,每瓣代表一天,每过一天就用颜色染上一瓣,染完九瓣,就过了一个“九”,九朵染完,就出了“九”,九尽春深,春天也就来了。

美妙的说法是无元代杨孚的《凉夜杂咏》,记载上都一带冬日习俗:“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诗后注称:“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涂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化杏花,即暖回矣。”

“日影才将一线加,彩毫呵冻染冰葩。直教消尽南枝雪,却向春风看杏花。”染梅成杏,花瓣为节气计数,花瓣全部用胭脂染成粉色,便是春回大地,思绪妙极。

嚼梅咽雪

成都上热搜,冬天除了出太阳,便是下雪,这几日成都降温,城里飘落一些雪花。南方人对雪的钟情自古已然,文人雅士更是恋雪成痴,除了煮雪烹茶,在古代的文人雅士看来,雪不仅可以煮,还可以踏雪寻梅,嚼雪嚼梅,岁末清寒,清雅之事,也是乐哉。明朝的张岱爱雪成痴,不仅留下了《湖心亭看雪》这样的千古美文,还在其《夜航船》中记载了十余则关于雪的故事。其中宋朝时有位铁脚道人嚼梅咽雪的故事,最是清雅。

铁脚道人,听名字就知道是踏雪能手,经常赤脚踏雪。光是踏还不够惊艳,这位道人还边踏边朗诵《庄子·秋水篇》,同时“嚼梅花满口,和雪咽之,曰:‘云海荡心胸,吾欲寒香沁人心骨。’”“永嘉四灵”赵师秀也说过:“饱吃梅花数斗,胸次玲珑,自能作诗”。元代钱惟善《雪夜》:“水镜冰凝玉万家,有人和雪嚼梅花”。最是铁脚道人,嚼梅咽雪,吟诵庄子,寒香沁骨,超越于苦寒,去追寻庄子一般的心灵自由,妙到穿越千年之,寒夜读之,也熠熠闪光。



时至深冬,空里凝霜,却迟迟见不着一片瑞白的影子。忽然想起一场好大雪,那雪,弥漫在童年老家的村庄里。

不知有多少双仙女玉手在云天上提着篮子撒花呢?鹅梨雪瓣扬扬洒洒了一天一夜还没有消停。大雪的清晨,天地间像是罩了消音器,乡野一片寂静。往常的晨鸟清音哑哑了,偶或一两声鸡鸣犬吠也低抑了嗓门,像是远处绰约的梦境。房间的窗纸却是比往常白得早,有点儿亮晃晃的,贪眠的我就被这雪光从酣睡中“照”醒了。裹上一身棉衣裤,顾不得母亲追着喊洗脸吃饭,一溜烟儿蹿出院门,钻进茫茫雪野之中。仰头看,密密的雪花打着漩涡扑面而来,让人猛一下有点眩晕。田野上一片白茫茫,所种的小春田间作物——那些一抔深长的麦苗,油菜和各色冬令蔬菜全都隐没了身形,纵横交错的田埂只存留了微痕笔迹。先前被隆冬榨得干枯纤瘦的竹枝枝条仿佛一夜回了春,尽皆肥白丰盈了。

大雪铺天盖地,身心却不觉一点寒意。四野一片迷茫混沌,令少少的心中莫名亢奋。这样的天,可以呼朋引伴去野地堆雪人,打雪仗,还可以用草绳在池塘边取晶莹剔透的冻冰。这些念头从心里冒出来,就像呼啦啦的火苗子,把一颗心都烧得辣热了。我



暖雪

潘鸣(四川)

工,前些日子遭遇冒顶事故没能逃出来。临近年根,正该合家团聚的日子,贵娃和刚念初中的哥哥突然被地下,成了一对孤儿。

放下饭碗,母亲用竹提篮装了一块腊肉,两把挂面,几件旧衣服,还裹上写着贵娃学号的期末试卷,一手挎篮,一手牵着我,冒着风雪往贵娃家走去。两里地,一步深陷一个脚窝,走得很艰难。好容易挨到贵娃家那片竹林盘,就看见田埂上大大小小的脚窝儿从不同方向迁延过来,都汇到那小院门口。跨入院门,满院人气蒸腾,把一地积雪都融化了。堂屋里,生产队长正拿了一张小卡片躬着腰在给兄弟俩交待什么。母亲上前放下提篮,一怀搂住贵娃兄弟,眼泪又出来了。队长晃了一下小卡片说,五保户证明刚办妥,往后两个娃吃穿有个保了。母亲腾出手擦擦泪花子,哽咽着对兄弟俩说:“书还是要往下读啊。”队长接着说:“当然往下读,书学费集体包了。”“母亲宽慰地点点头说:“孩子这情况特殊,学

费可以申请免缴。”屋子里还好有些不认识的大伯大婶,是兄弟俩的远亲或是近邻吧。八仙桌上,堆放着盆儿钵儿小口袋儿,里面都是些米面肉菜。每一份都不多,是各家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大人们忙乎着,有的帮着收拾整理零乱的床铺,打扫屋梁上那些小蛇一样悬挂的扬尘;有的在灶房里架着柴火为兄弟俩熬粥。锅里腊肉已溢出诱人的香味;还有人正往院门上张贴门神桃符。这样的情景让我觉得心里有些酸酸甜甜的东西在涌动,也很想帮这个家做点什么,可满屋子的事却轮不上我插手。我转念想了一下,走过去拉着贵娃的手说,我陪你去玩堆雪人好不好?贵娃懂事地对弟弟支嘴:“你们出去玩一会吧,家里有我呢。”

那天,我搂着贵娃的肩膀走在雪地里,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男子汉。我侧头对贵娃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打架,谁敢欺负你,我就跟他拼!”后来,我邀约了一帮同学,大家一起陪着贵娃堆了一个真人大小的雪人。完了,贵娃捡起一截小竹管,轻轻喂到雪人嘴里。贵娃说,这有点像我爸了。他每次下班回家,成天嘴里都衔着叶子烟管,总让我给他划火柴点烟。

雪花还在飘舞,轻轻的,暖暖的。

锦里诗苑

大雪长歌(组诗)

王志彦(山西)

初心

那个冬天,更多的人抱团取暖
在后院,雪花断裂于一个人的内心
他袖中的种子和马匹,隐秘而明媚

善德之源直抵天水。在混沌的光阴里
他劈柴、酿酒、马放德山,他结庐、种田
和桃花养育子女

山高水长,他用万物的枯枝搭起了
太阳当空的人生,他用火的余烬
温暖着四野的旧骨架

那个冬天,雪地里的光明通道
他把细微的入口和出口留给黎明
更多的冷和悲悯,留给自己
在寒夜的深处独自取暖

与一枝菊推杯换盏

在九月,有必要
与一枝菊推杯换盏。有必要
从黄土上扶起故乡
重温一些旧事

大雪就在路上。有必要
让一枝菊,为空虚的时间端出杯盏
在一生之内
认清清薄的命运

与一枝菊推杯换盏

就是与自己留在俗世中的影子互道平安

秋樱

在鸟鸣中顺势而下
一棵秋樱伸出翅膀,替天空的云朵飞

花香荡漾,大地有说不出的兴奋
一个中年女人,
她为自己的一件旗袍呼吸

有人在树下坐立不安
有人羞湿地和即将告别的城市握手

凉风中,秋樱花开
我确信它也有过枯萎的青春

隐忍

大雪压境

为余生砌起影壁

不再伐木造船
脚下深渊,已满怀大海的纪念

“我领受过刺痛
不再垂怜裂痛的喉泣”

积攒一生的筹码
唯有生死托付

重量

有的生命,世界并不在意
有的光芒,渐渐落成尘埃
这是时间的重量

雪压松枝
灵魂在颤栗
是精神的重量

给雨中的陌生人一把伞
给流浪者一份温暖
是爱的重量

将笼中鸟放飞
悔恨的泪水落在心上
是道德的重量

多年后,当我回望你一眼
不再痛心,不再执迷
是一列火车经过暗夜的重量

雪之光

寂寞瘦了,云水间多了一种情绪
就是海洋把自己变轻,让辽阔更加宽余

天空再无私,人间也含有歹意
白茫茫的一片,不是光,是一种心情

河流膝脆,山川垂暮,
小镇敦厚的表情暗藏尖锐
我走出去,
明媚铺满道路

记雪,年代不详

是傍晚,旧唱片在响,两只麻雀无语
大黄狗从外边回来,
有雪花追着不肯散去

小院堆满了乌云,然后有不同的想法出
现
也是洁白的,白中有白,同样新鲜

这就是宿命,

父亲用扫帚在雪中扫出一条小路
时光的通道,
只是一条蛇形般的影像,伤心再无

冬晚对雪

昏鸦在赞美夜色时重获新生
送葬的人群,脚下突然没有了道路

一切如此自然,每一种事物都被雪还原
我们也不会孤单

宁静之美,来自于歌唱
又消失于照耀

太行山遇雪

灰浆中也有美景,愚公老去
传说中空有一颗失败之心。此时
白茫茫的太行山,在幻觉中
陡峭的顶部,
刻满一只飞鸟的悲悯

江山并不平衡。飞雪济世,流水悬崖
兔子拖着磨亮的斧头,
想打开依稀中的大门,
却是乌鸦的火焰,
照亮了门庭和前程

雪越下越大,群峰举杯
仿佛故知回到身边,北风迎面开门

雪越下越野(组诗)

王国良(黑龙江)

雪地

雪地是一张好纸
可以写诗,草拟情书

勾勒梅的骨头,春的鼻子
或一遍遍书写一个小村的名字

只要不再下雪,那些文字
就会被鸟和野兔盖上都戳
寄给另一场雪

偶尔写上心仪的城市
或朝代,从上面穿越
脚窝就会踩出清脆的歌声

许多时候什么都不写
用沉默留白,可以读出盛放的
冰凌花沾于香和多年以后的自己

许多心愿不敢写在纸上
一直粘在手中,揣在怀里
怕被风一吹,又都化了

雪越下越野

在这漆黑的夜,关掉所有的灯
季节发出沉闷的声响
映在镜子里的雪
转换心情,在大地记忆里
接受时间的指引

冬天的小镇,雪声把夜晚吵醒
我向天边眺望,夜色茫茫
多么安静,雪越下越野
铺满小街,倾听所有的风
美,就是这样体贴

在这样的深夜,时光宁静如诗
幻觉让我倾斜,那凋零的心事
却却红尘,隔一层玻璃
聆听渺渺天音和寂静的思念
故乡羔羊般皎洁的睡去
今夜,我再次看见自己

雪松上的鸟

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鸣啾洒满苍凉
像一朵朵鲜嫩的雪花
落在心尖,化为涓涓蜜滴

深蓝的翎羽,像一件旧日的
呢子大衣,我的已送给了
岁月,它们的依旧穿在身上
与一场又一场大雪相对

脑门涂着黑土地的颜色
如一抹浓重的乡愁
星大的体量,钻进松针一样的风
荡着寒流的秋千

相互追逐,彼此就像长着
翅膀的春天,边飞边唱
像在谈一场雪青色的恋爱

我站成了一个雪人
等待它们用抓痕,为我签下
沾满松脂味的姓名

雪

雪,出口成章
有短句,有长诗
有夹叙夹议的散文,在你和我的
山河之间,用纯银的词汇
借天空抒情写意

这个日子,把两个字
用白砂糖搅匀梅香
含在嘴里,舍不得倾吐
一些往事,展开玉蝴蝶的翅膀
飞上时间的舌尖
跌进春天的深情厚爱

雪 越积越厚
再也找不到黑色的忧伤
独酌寒江的老人
正拎着孤灯远去
他坐过的那块石头
已化为报恩寺上的一只白鸽

我站成一棵樟子松
采一树松针做成翡翠胸花
擦亮星月,挂起炊烟
在暮归的路口等你

雪 需要一双有灵魂的眼睛
飘飞或沉积
都是生命的升腾
雪是雨的精灵
固化的灵动
需要点燃的不是雪,是你

雪也会伤害生命、爱和自由
雪在草木间泛青点绿
因而,雪会着色
蓝雪,诗意的红颜
黑雪,爱的坟墓
白雪,纯粹的白纸,少女的微笑
黄雪,人世的凡尘
绿雪,春风里的哨声
……

你动了我的雪(组诗)

洋浴海(内蒙古)

雪色

雪需要一双有灵魂的眼睛
飘飞或沉积
都是生命的升腾
雪是雨的精灵
固化的灵动
需要点燃的不是雪,是你

雪也会伤害生命、爱和自由
雪在草木间泛青点绿
因而,雪会着色
蓝雪,诗意的红颜
黑雪,爱的坟墓
白雪,纯粹的白纸,少女的微笑
黄雪,人世的凡尘
绿雪,春风里的哨声
……

雪也需要一双有灵魂的眼睛
飘飞或沉积
都是生命的升腾
雪是雨的精灵
固化的灵动
需要点燃的不是雪,是你

雪也会伤害生命、爱和自由
雪在草木间泛青点绿
因而,雪会着色
蓝雪,诗意的红颜
黑雪,爱的坟墓
白雪,纯粹的白纸,少女的微笑
黄雪,人世的凡尘
绿雪,春风里的哨声
……

雪也需要一双有灵魂的眼睛
飘飞或沉积
都是生命的升腾
雪是雨的精灵
固化的灵动
需要点燃的不是雪,是你

雪也会伤害生命、爱和自由
雪在草木间泛青点绿
因而,雪会着色
蓝雪,诗意的红颜
黑雪,爱的坟墓
白雪,纯粹的白纸,少女的微笑
黄雪,人世的凡尘
绿雪,春风里的哨声
……

雪也需要一双有灵魂的眼睛
飘飞或沉积
都是生命的升腾
雪是雨的精灵
固化的灵动
需要点燃的不是雪,是你

雪也会伤害生命、爱和自由
雪在草木间泛青点绿
因而,雪会着色
蓝雪,诗意的红颜
黑雪,爱的坟墓
白雪,纯粹的白纸,少女的微笑
黄雪,人世的凡尘
绿雪,春风里的哨声
……

多么沉重,多么苍白
诗人的灵魂需要一双有灵魂的眼睛
看见雪

你动了我的雪

雪林有着梦境和童话世界
你怎样进入我的冬季
动了我的雪

摄影的女孩与在车上睡觉的女孩
一个在梦中
另一个同样在梦中
我在她们的梦中吗?

满枝满树满野的白
隐匿了多久
伤痛,蓄势的心灵
仿佛误入梦境

回身是雪野,轻亮的锋刃
切割锡林浩特的酣畅
牧鞭上的碎语,落在女孩身上
一条来自白雪公主的抖音
请你注意关注
你动了我的雪

雪后,有多少好心情

雪下埋下什么物件易失
清静了来不及的消解
请那些烦恼抓一把冰冻

你站在站台上,等一些下车人
慢行者紧紧抓住转身
等待流到后边的时光

风吹起一些雪,压低帽檐
穿过黄昏的你
就是那个雪城里最好的心情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 龙良贤 主编: 冉杰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32 期